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2.007

# 基于“共同体”视阈论《孤独的伦敦人》

赵晶辉,杨洁

(江苏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特立尼达黑人英语作家塞缪尔·赛尔文的小小说《孤独的伦敦人》讲述了加勒比移民在二战后伦敦的城市生活。小说聚焦加勒比移民在城市各领域的日常生活和存在状态,探讨处于流动之中的群体被英国工业社会族裔共同体的同一性要求分解为不完整个体的社会过程。透过加勒比移民的生存境况,体现作家对在后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共同体的再造以及对社会合作秩序建设的反思。

**关键词:**塞缪尔·赛尔文;《孤独的伦敦人》;共同体;城市空间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051-06

塞缪尔·赛尔文(Samuel Selvon, 1923—1994)是特立尼达黑人英语作家,西印度文学的先锋。20世纪50年代,赛尔文从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迁入英国伦敦,后来又移民加拿大。他独特的生活阅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素材。1956年出版的《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聚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西印度群岛迁往英国的移民在伦敦的生活。小说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目前,关于这部小说的国外研究多数涵盖在塞尔文作家研究中,其中作家的个人气质和个体精神品质成为小说研究关注的焦点,较为突出的是作家特有的卡利普索那(*The Calypso*)语言叙事风格,加勒比题材小说在种族、性别和文化上的流散现象,小说反映出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加勒比移民的身份认同、男性气质等。21世纪伊始,赛尔文其人其作出现在国内研究中,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后殖民理论探讨英国主流社会对移民的规训和身份认同;运用空间理论探讨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的表现形态等。国内外研究显示这部小说的研究议题是在具体的时代与社会历史情境因素中展开的,已有的成果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支撑。塞尔文小说研究的主题探索,离不开他在

伦敦等城市的实际经验。从城市日常生活经验来追寻小说中不同人群的生成与流变过程有着独特的文学研究价值。城市空间中不断迁徙的人群是一个亟待研究者加以深入探讨的领域。共同体理论的介入有助于考察赛尔文小说中迁徙的加勒比移民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生存样态。借此,文章希望能进一步探讨在以加勒比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中共同行动的发生机制,期待从中做出一些人类对不确定和复杂情况时做出共同应对行动的阐释。

共同体理论是从“人类意志的完美统一”<sup>①</sup>这一设定出发的,共同体理论并非局限于社会学内部,在思想脉络的回溯中经历了从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斯多葛学派、霍布斯(Thomas Hobbes)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形而上学……乃至近代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意志学说、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社会学理论,还涵盖了西方思想史中的诸多关键论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心理到社会行动的学说体系。共同体的生活是人类结合的关系形态和形成的生活秩序。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共同体的形式和性质因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而不

收稿日期:2020-1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WW071);国家级大创项目(SZ201811641112001)

作者简介:赵晶辉(1974—),女,北京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6页。

同。学界将共同体进化的阶段大致归纳为：“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人类建构起了族裔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将预示着合作共同体的生成。”<sup>①</sup>社会的整合机制、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的生存状态是研究人类共同体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共同体为切入点的理论研究范式的优势在于“它找出了共同利益这一行动主体间开展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从而为共同行动的理性模式设计提供了一条明确的途径”<sup>②</sup>。

### 一 从家元共同体到族裔共同体的迁徙与流动

小说《孤独的伦敦人》的开始，塞尔文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无明显特征的公共空间——滑铁卢车站，这个空间是加勒比海人的汇集地。西印度群岛移民从大洋彼岸乘船来到英国，滑铁卢车站对于移民来说象征着“到达”，它是移民到达城市的一个大门，也是移民进入伦敦的必然通道。那么，为什么加勒比海人要不远万里来到英国呢？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从加勒比海国家的社会情况说起。小说反复提及的移民的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西印度群岛的东南端，面积 5 128 平方公里。“特立尼达的最初居民来自南美洲的阿拉瓦克和加勒比族印第安人。”<sup>③</sup>1498 年哥伦布发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岛，此后特立尼达被纳入西班牙的统治之中。西班牙政府从非洲贩运黑人充当奴隶开发特立尼达岛。“1797 年英军占领该岛，1802 年阿敏斯条约正式规定特立尼达为英国的殖民地，多巴哥原是个荒岛，1632 年荷兰开始向岛上移民，之后相继为荷兰、英国和法国所统治。1814 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88 年确定其行政管理权附属于特立尼达。”<sup>④</sup>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接近赤道，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由于是热带海洋性气候，主要种植物为甘蔗、咖啡、可可、柑橘、椰子和水稻等。20 世纪 70 年代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现了石油，所以它们成为加勒比地区重要的石油输出国。殖民地农业经济的依附性阻碍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当地人普遍经济拮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社会统一性群体的递进过程经历了氏族、部落与“国家”三个阶段，所有这些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或大或小的家。从共同体的视角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一个以“家元共同体”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家”是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单元。在家元共同体的社会形态中，形塑加勒比海地区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土地关系，当地居民世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农业活动为主体的社会活动为当地共同体社会提供了一套同一的规范和谋生基础。“与工业社会的城市生活方式相比，农业社会的乡村生活方式更加代表着人与环境之间互相适应的和谐关系。”<sup>⑤</sup>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社会成员随着家庭活动开展层层的社会活动，不是作为个人存在于共同体之中，而是融入家庭之中，同时受到家庭的庇护。《孤独的伦敦人》中前往伦敦的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大多依循家人和朋友所踏出的路径。小说中托洛瑞在伦敦生活了一段时间，本打算接母亲来到伦敦，不料在滑铁卢车站接站时，一家大小连同保姆六七口人都来到了伦敦。他们的人生轨迹一直和“家”粘连在一起。小说通过主要人物回忆家乡的方式，巧妙地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勾连起来，刻画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民族共同体“整体自我”的社会状态。小说中的人物在故国处于同样一种状态，他们都是有家的，一直处于家的保护状态中。移民摩西饱尝孤独的痛苦，充满了对家的眷恋，正如他对加拉哈德吐露的那样：“你知道我最想干什么吗？我想回到特立尼达，躺在太阳底下抠脚指头，想喝鱼汤，去马拉卡斯湾和渔民们聊天。”<sup>⑥</sup>家元共同体是同质性社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 20 世纪中期依然延续在具有同质性特征的农业化的社会。20 世纪中期以后加勒比地区人烟稠密，粮食不敷食用，殖民地农业经济的依附性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在本地谋生已不足以养家糊口，生计问题的压力强烈要求社

①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②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359 页。

③赫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拉丁美洲丛刊》1980 年第 2 期。

④梅心：《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世界知识》1966 年第 21 期。

⑤毕懿晴：《利维斯传统文化延续与物我环境融合的有机共同体思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⑥Selvon S. *The Lonely Londoners*. Toronto: Penguin Group, 2006, p.125. (下文引自该小说的不再另行标注)

会做出共同应对的反应。于是,跨越大西洋,离开农村到达彼岸的城市成为获取生存之道的手段。家庭成员的相继离开,使得社会原有结构断裂与重组。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常见现象。小说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伦敦的数十万人口和先前40年间来到这里的移民,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他们同样来自农业生产已不再需要劳动力的加勒比地区,也同样是到城里寻求比较好的工作机会,但抵达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二战后英国进入了有史以来人口迁移的高潮,殖民地的人口纷纷迁徙流动,更多地涌向宗主国的城市。英国工业化进程冲击了加勒比地区的家元共同体。工业化进程促使人离开家庭,改变了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地域不再是难以跨越的壁垒。一方面加勒比人迫切离开自己的家乡谋取生路,另一方面大洋彼岸英国的移民政策对加勒比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战中英国遭受重创,战后初期殖民地和英联邦给英国经济的复苏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到1950年,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市场上半以上的商品是英国货”<sup>①</sup>,殖民地的消费有力地支持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战后英国重建导致了大幅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传统的爱尔兰及欧洲籍劳工已无力支撑起庞大的建设工作,所以英国亟须殖民地来提供大量的劳动力。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战胜保守党上台执政,组成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为首相的工党政府。1945—1951年,英国工党在对外交往方面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此时工党声明的非殖民政策是:“所有帝国和联邦成员都是英王臣民。”<sup>②</sup>《1948年英国国籍法案》规定:“无论英国及其殖民地公民还是独立后的英联邦国家公民,都能以英国国民的身份自由移民进入英国。”<sup>③</sup>法案的颁布为殖民地移民进入英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量来自爱尔兰、西印度群岛和南亚的移民涌入英国。英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从殖民地涌向宗主国的逆向人口迁徙潮。检验殖民地居民迁徙至城市的历史,结果发现移民由各色人等组成,其迁移的经验和社会背景形形色色,共同的

特点是他们是孤独前行为自己打开一条血路的人群。

## 二 族阈共同体的“同一性”追求

20世纪50年代移民潮的涌入影响了英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族群分布。20世纪中期的伦敦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由形形色色的领域化的、专业化的“族群”所构成。基于“族群”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伦敦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由“族阈共同体”构成的社会。“族阈共同体拥有一种追求共识的内在冲动,或者说,它拥有一种强烈的‘同一性’追求,总是试图对差异化的事物进行统一化的处理,以便于在其中形成一种共识。”<sup>④</sup>移民的进入对于当地人口通常是一大震惊,在补给短缺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激怒了既有的白人居民。摩西是首批到达伦敦的移民,他说道:“那个时候只有很少的西印度人在伦敦,过去的情况不错。现在,到处是黑人,每一船都拉着新来的黑人,英国人不喜欢这些人来英格兰工作和生活。”移民潮引发了英国和加勒比地区文化不同因子的冲突,这项冲击一开始看起来不起眼,只是成群的男子站在街头,只要有工作不管薪酬多少都去做。后来,导致伦敦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孤立,种族之间的隔离现象也愈来愈严重。尽管移民被许诺为英国的公民,并与英国人享受相同的公民权利,但真正的待遇远不及欧洲的白人移民,白人移民拒绝为有色人种提供服务。摩西告诫加拉哈德要正视自己的身份,不要自恃是拥有英国国籍的臣民:“拥有那家餐厅的波兰人,他在这个国家没有比我们更好的权利。事实上,我们是英国人,他只是个外国人,我们比大陆上任何一个该死的民族更有权利在这个国家生活和工作,享受这个国家的一切,因为我们是为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而流血的人。”现实中,白色的波兰人拒绝为他们提供用餐服务,摩西发现自己在英国其实就是外国人。对于即使有足够的经济条件的加勒比黑人移民来说,想要在与当地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密切关系,对居住地点也非自由选择。住宅区具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等象征符号意义,同时展现出明显的排外

①马歇尔 P. J.:《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惠春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②王涌:《战后英国移民政策透视》,《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

③周小粒:《试析〈1948年英国国籍法〉》,《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④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1页。

特征。黑人移民在伦敦的聚居地是有限的,布里斯克斯顿(Brixton)、新十字(New Cross)、刘易舍姆(Lewisham)、沃特(Water)诺丁山(Notting Hill)等地是黑人的聚集区域,这些区域白人很少涉足。正如杜波瓦(Du-Bois)所指出:

冒险离开族群和熟悉生活环境的黑人逐渐发现自己是孤独的,经常被人回避、嘲笑和凝视,而这令他很不舒服;他几乎交不到新朋友,因为无论他的邻居多么友好,也不会把黑人加入其熟悉的圈子中。因此他……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就像一个被社会抛弃了的人<sup>①</sup>。

小说中,黑人移民哈里斯(Harris)没有屈从于现状,他刻意按照英国绅士的做派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一直想跻身白人群体之中,哈里斯在圣潘克拉斯大厅举行舞会,担心黑人伙伴法福(Five)破坏舞会的氛围,不希望黑人来参加。他对摩西说道:“我真为你们这群不要脸的家伙而感到羞愧。”然而,哈里斯是个黑人这一事实是没办法改变的,借此,塞尔文表达了他对当代加勒比黑人社区产生凝聚力缺失这一现象的反思,他从黑人群体内部主体建构的自相排斥指出,加勒比黑人对自己的处境负有一定责任。盲目模仿白人,从心理上同自己种族的人划清界限,并没能使哈里斯成功融入白人社区生活中。

移民促使城市人口密度增长,并且加速了城市的社会变革,导致社会经济和权力关系在文化重构中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本土种族主义是英国民族文化中受帝国主义影响最消极最持久的内容,它已深入地扎根于英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战后英国的移民政策在种种矛盾和限制之下艰难前进,一部分人认同种族优越论,这种情绪会在特定的外界刺激之下从人们的灵魂深处浮现到社会表层。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严冬,加拉哈德受到种族敌对政策的影响失去了工作,作为一个黑人移民,他很难找到工作,饥饿难耐中只能偷偷捕食公园里的鸽子来充饥。此举动被一名当地白人

妇女发现,她愤怒呵斥:“你这个残忍的,残忍的畜生……你是残忍的怪兽,你是杀人犯!”这一事件随即成为种族情绪爆发的燃点。

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伦敦城市社会分化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家”作为私人领域退守于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日常生活领域的核心构成部分。但是,未曾改变的事实是,城市中的市民家庭的遗传和教育不断在新的基础上产生着本质上相同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一切社会性的交往都强调共识的功能与价值。“在伦敦,你不会被接纳的。他们容忍你,但是没有人会邀请你到家里进餐或聊天。”与私人空间相对的公共空间并不完全是陌生人相遇的地点,它是被“政治权力”限制的社会空间,“是反对资本的集体消费空间”<sup>②</sup>。族裔共同体的形式统一性追求把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生活特性推展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小说中,伦敦城市空间的描写体现了不同层次的人在空间行动轨迹的分界,“(他们)通过明确警告或模糊的威慑阻止我们进入一些空间”<sup>③</sup>。上流社会的人经常出入的餐馆、宾馆和会所等标志性的场所成了高层次人的身份归属,形成了人们对这个阶级的主流印象。“当你进入高级宾馆、餐厅时,你会遭受漠视,甚至被礼貌地劝离。”餐饮娱乐等场所本应该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背景的人们平等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但是这种空间身份归属的分化直接或间接地把移民和有色人种排斥在外。这种排异性巩固了“城市的主人”位置,公共空间的终结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战场,这个战场关乎无家可归者和穷人,关乎开发者、法人团体和那些希望将城市变为旅游景点的人,中间和上层阶级以及郊区居民的权利。”<sup>④</sup>

### 三 族裔共同体移民社区的缺失

城市由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有其文化特征。城市里充斥着异质性、匿名性,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因为城市不像乡村和小

<sup>①</sup>Du-Bois W. E. B.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egro”. *The Urban Sociology Reader*. Ed. Jan Lin and Christopher Mele.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176.

<sup>②</sup>Watson S. “The public city”. *Understanding the City. Contemporary an future perspectives*. Ed. John. Eade and Christopher Mele,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49.

<sup>③</sup>Ali M. “Social exclusion and space”. *The City Reader (5<sup>th</sup> ed)*. Ed. Richard. T. LeGates and Frederic Stou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91.

<sup>④</sup>Mitchell D. and Staeheli L. A. “Clean and safe? Property redevelopment, public space, and homelessness in downtown San Diego”.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Ed. Setha Lowand Neil Smith Rout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44.

镇那样可以为共同体提供一套规范和谋生基础。”<sup>①</sup>尽管社会学家对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各不相同,共同体的外延可以不断泛化,但是本质上讲共同体都是利益共同体。那么,在伦敦,加勒比黑人自己的共同体在哪里呢?论及如此的话题,必须深入思考共同体和社区的关联,社区是城市有机体中最基本的内容,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占据一定范围的地域、具备趋同的意识和利益的居民聚集群体就构成了社区。“不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同和分类如何,不论地点和住处的作用如何,社区对人们的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总是不言自明的。人们是可以利用其地方身份,使其社会地位得到强化,赋予并凸显其具有的象征意义。”<sup>②</sup>

造成移民社会空间萎缩的原因很多。严格的城市规划和种族意识使得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无法获得永久的住处,他们经常通过其他变通方式来满足居住需求。迁移到伦敦的这群人主要是在乡村贫困的逼迫下不得已远离家园,在城市主要从事低端的、危险的苦活累活。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加勒比黑人是伦敦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这些移民经历了一个无产阶级化过程,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之后,他们仅剩下劳动力可以出卖。移民几乎无力控制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在城市中偏僻的鲜为人知的角落里充当廉价劳动力的经历迫使移民社会空间萎缩和社会孤立加剧。“实际上,他们拼命地工作谋生,住在拥挤的房间里,在这个房间里你做所有的事情——睡觉、吃饭、穿衣、洗衣服、做饭、生活。”小说中加拉哈德的生存状态是“受困在狭小的房间里,与伦敦和外界的生活隔绝。”绰号为“上尉”(captain)的黑人在职业介绍所谋得了一份所谓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实际上他所从事的是白人无人问津的搬运铁块的繁重体力劳动,“上尉看到了许多铁轨和铁块以及散落在院子各处的电缆线……这里看上去就跟地狱一样恐怖。”“玛丽起早贪黑在里昂角大厦工作……她的工作地点在后厨房。”如此的工作是不会获得任何社会交往的机会的。摩西10年来在工厂上夜班包装金属清洁球,“大城市,加拉哈德,丹尼尔,巴特,他们所有人下了夜班,来此聚会”。他们的日常行动通常发生在黑夜,微薄的工资使移民的居住地点局限

于分散在各处的房子所附带的地下室或阁楼中。加勒比移民散布在一座座孤立的住宅区里,加之通信技术和设备不发达,他们必然无法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他们没有购置房产的可能性,没有独自创业的资本,没有连接大都会的社交圈,这种不确定以及缺乏安全的状态令他们无法形成具有人口的一致性或是文化团结性的有机社群。

加勒比移民在生存环境中以分散的生命个体彼此分离,缺乏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同质人群建立联系,难以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资源,难以言说又无法挣脱的是无尽的孤独与无助。在数百万的英国白人中间,移民临时租住点的空间距离通常都比较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和居住在他们周围的邻居们交往,除此之外也会组织聚会来交流感情,他们日常活动的空间和当地人的逐渐一致,在空间上当地人把移民“独户”包围了起来,要想摆脱当地人,从而形成独立的、联系紧密的加勒比移民社区是不现实的。在这种大多数加勒比移民缺乏体面工作和社会地位上升通道的社会体系里,加勒比人族群文化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巩固发展。

加勒比移民社区能否建立与政府对待移民的政策更迭有关,政府不允许建立一个社区或聚居区的原因与政治权力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小说中所描写的加勒比移民被排斥的氛围在摩西到达伦敦10年后会如此浓重。在官方管理之中,移民社区代表着一种新的空间化的权力。移民中的这种权力凝结在逐步形成的社区族群之中,他们通过利用传统社会网络、个人财富来强化自身力量进而牵引更多的同乡移民涌入。因此,对政府而言这个社区的出现已超过其控制范围并构成威胁。一个社区只要有自己的地盘就有潜力成为一个单独的权力体系。正是因为加勒比移民的实质是一种人口和人种上的异端力量,所以它难以得到容忍。再者,伦敦是帝国政治权力的象征中心,也是长久以来英国本土居民群体身份的归属地。他们担心已经形成的黑人聚居区内部拥挤混乱的居住条件和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会破坏人们对于伦敦理想城市的现代想象。英国向欧洲的回归以及1958年国内种族冲突的爆发,加快了英国政府从容忍英联邦移民向限制或阻止英联邦移民的转

① 艾伦·哈丁,泰尔佳·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页。

② 艾伦·哈丁,泰尔佳·布劳克兰德:《城市理论》,王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变。1962年英国政府应对英联邦移民问题的首部限制性法令《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the 1962 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 出台,其目的是控制外来移民的流入,限制英国亚裔和黑人移民群体增长的基础。塞尔文创作《孤独的伦敦人》的时间是1956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英国政府对待黑人移民的敌对气氛。“英国人不喜欢这些黑人来英格兰工作和生活。”摩西作为一个资历深厚的移民,他敏锐地发现了英国内部因为种族偏见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移民们的住房问题令许多移民感到恐慌。因此他机智地在伦敦寻找能接纳黑人的角落并把移民们分散地迁移过去,避免一个加勒比移民聚居点因为不断扩大的规模触动政府的神经,摩西将这些新来的人指派到不同的地方,“现在沃特的黑人太集中,你试一试克拉珀姆……你们三个去英王十字车站。”摩西没有创建加勒比地区流散者的社区,更无法将社区作为抵抗法律规范进行自保的平台,而是将伦敦变成加勒比黑人移民分散和隔离的场所,这是在敌对的生存环境中求生的权宜之计。因此,当英国政府用强硬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将有色人种从英国化的过程中拉出时,加勒比移民几乎不可能依托社区这个平台,与英国政府一边对抗,一边对话。

## 结语

小说呈现出的城市表象里,所有的城市空间皆如空间的主体那样被设定为分离的东西,当地人占有并享受一个空间必定排斥少数族裔占有并享受共同的空间。“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共同的东西’。只有通过主体的假定,共同的东西才可能产生”<sup>①</sup>。主体的假定只能是被虚构或被人为制作出来的一个共同意志和共同认可的价值。在英国社会中,族裔共同体中的秩序模式不能推动当今城市人口流动所需要的有机社群的建立,族裔共同体的形式统一性追求难以消弭中心与边缘结构的差异,甚至会加剧异质人群的流离失所。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如果全球化是朝着打破世界中心、变换结构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人类共同体的内涵就不再是在族裔共同体框架下对行动方案进行修修补补或任何一项局部性的调整,而是努力搭建互助合作平台,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倡导兼收并蓄文明交流,不再出现由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捍卫民族文化的对抗与敌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从西印度群岛迁往英国的加勒比移民是否与伦敦当地文化建构产生密切关系的疑问也将迎刃而解。

## On *The Lonely Londo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ZHAO Jing-hui & YA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The Lonely Londoners*, written by Trinidad Black English writer Samuel Selvon, recounts the city life of Caribbean immigrants in London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aily life and existence of Caribbean immigrants in various fields of the city, and discusses the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the migrating population is decomposed into incomplete individuals by the identity requirement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community.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operation order i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y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Caribbean immigrants.

**Key words:** Samuel Selvon; *The Lonely Londoners*; community; urban space

(责任校对 朱正余)

<sup>①</sup>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0页。